



游龙湖

■杨文章

荷风莲香催舟行，波冲浪花碧无穷。
芦丛蒲叶遮远眺，水哗人喧伴机鸣。
千帆艄公竞湖面，万条鱼儿翔水中。
龙湖景色悦心目，似游西湖杭州城。

最美秋季

■方文倩

“又是枫叶飘零的晚秋……”这首熟悉的老歌在耳边响起时，我的思绪飘向远方。

有人爱春的生机勃勃，有人爱夏的热情奔放，也有人爱冬的庄严肃穆，我却独醉心于秋的萧瑟凄婉，因为那是一种别具一格的美。

秋风是萧瑟的，它毫不留情地把树叶拍打到地上、水面。她看似冷酷，实则在遵循大自然生生不息的法则：该带走就带走、该更新就更新，干净、爽利。雷厉风行、做事果敢，这是秋风的性格。

秋天的树林也是一景。秋天好像一位仙子，挥动着她手中的魔法棒，于是层林尽染、叠红流金。杨树的叶子全变黄了，让人忍不住捡起一片作为书签；梧桐树叶就是秋天的使者，一片片飘飞的叶子让人想起“萧萧梧叶送寒声”、“秋色老梧桐”等诗句。

令我最流连、最难舍的，还是那绵绵的秋雨。当别人都在家里闭目养神时，我则撑一把雨伞，带上相机去感受秋雨之美。秋雨不像春雨那样金贵如油，不像夏雨那样洒脱奔放，而是凄美、哀婉的，像在奏响她独特的曲子，恰似那古朴的洞箫声。她好像少女多情的泪水，无声地述说着情与痛，又似文人雅士在慨叹时运不济、命途多舛。我在雨中行走，按下快门，留住这别样的美。

漫步田园，独处这一片属于我的秋景，将心放逐，与自然融合，与枫林对话，听溪水潺潺，赏湖光秋韵，用心灵感知枫叶的情怀；叶的离开，是因为风的追逐，还是树的舍弃？

我好想留住这醉人的晚秋。这一季终将淡去，初冬霜已浓，我在这晚秋的深处，想要留住一些生动美丽的音符！

与鸟为邻

■赵景荣

楼下有棵香樟树，长得枝繁叶茂，密不透风，树枝遮掩住我家二楼阳台。

香樟树常引来鸟儿嬉戏，它们在枝头跳跃，婉转鸣叫。有时三五成群飞进来，又呼的一声飞走。与鸟为邻，给我家增添了生机和乐趣。我常站在阳台上向窗外观看，如置身于森林。呼吸着新鲜空气，鼻孔像插上了氧气管，倍感精力充沛。我在阳台一角放一张小桌、一把椅子，常坐下来静听鸟儿歌唱，边品茗边看书，悠然自得，心旷神怡。

一天，正看书，听见窗外有咕咕叫声，站起身往窗外一看，是卧在树枝上的一对老斑鸠。几天后，我打开窗户往外看，见离阳台不远处的树枝上堆了一小堆干草和干树枝。又看到那对老斑鸠衔着干树枝正忙忙碌碌飞进飞出。我把老斑鸠筑巢的事告诉老伴，老伴说：“斑鸠跟咱做邻居是咱的福分，好好保护它，让它安家生子。”我说：“它不会唱歌，只会咕咕叫，声音很难听。”老伴说：“你听不懂，那声音不是咕咕，而是‘都福’、‘都福’。”我笑了。老伴说：“笑啥？这是我听老人说的。”

为了不干扰老斑鸠筑巢生子，那一段时间我很少去阳台走动。我

在住室经常听到老斑鸠咕咕的叫声。叫声虽与众不同，听得多了，也感到这叫声挺好听。我听出那叫声真如老伴说的那样，是“都福”、“都福”。

一天，老伴洗了几件衣服让我挂在阳台上，我听见窗外叽叽叫，趴在玻璃上望见是鸟巢里小雏鸟在张着嘴叫。我小声对老伴说：“快来看，老斑鸠生的孩子饿啦。能不能给它们弄点食吃？”老伴说：“往窝里送食万一惊吓了它们，掉下来会摔死的。”一会儿，老斑鸠衔着一只虫子飞进了窝，孩子见妈妈回来都张着嘴叫。看到这一幕，我放下了心。

乡下人说斑鸠是懒鸟，它不像喜鹊那样把巢筑到高高的树梢上，喜鹊筑的巢像个大竹筐，雨淋不透，风刮不动，人们称喜鹊为能工巧匠。而斑鸠筑巢多选在低矮的小树枝上，低得伸手就能够着。它们衔点干树枝胡乱一搭，既不能遮风，又不能避雨，非常简陋。因此，每遇刮风或下雨天气，我都为幼鸟的安全担忧。可是，每逢刮风下雨天气，我都看到老斑鸠昼夜不离鸟巢，用它的翅膀把孩子们紧紧揽在怀里。在父母的辛勤养育下，幼鸟们安然无恙地生活，一天天健康成长。我看着老斑鸠这一家，对老伴说：“与鸟为邻，是一种幸福。”

夏蝉

■王一行

每年夏天，阵阵蝉鸣入耳，让人不胜其烦。可是，我们真的了解蝉吗？

蝉本来出生在树枝上，但它并没有享受树木给它的恩赐，而是来到阴暗潮湿的土壤里，在那里坚苦地生活三年。在这三年时间里，它每天以植物根部那几乎没有营养的汁水果腹。

三年后的一天，它破土而出，重返树枝，开始新的生活。可它以前用来保护自己的外壳竟然变成了禁锢自己的枷锁，限制了它的自由，它必须摆脱这个外壳。它慢慢地积蓄力量，要把这个夺走它自由的牢笼撕破。渐渐地，它获得了一直奋斗的目标——自由，它开始欢庆，傲然歌唱，它为万物演奏了不知多少首动听的曲子。如果夏日里少了这些曲子，也就少了一份夏的韵味。

我要向蝉学习，在艰苦的环境中奋斗，勇往直前，才能有辉煌的成就。

